

古，每天来到这里时都是太阳刚刚升起。太阳罩住塔门正中的缺口，正好形成古埃及文字中特别神圣的一个文字☉。理论上讲，古埃及每座神庙都是一个创世之岛的模仿，而世界的创造正是首先出现在东方地平线上的创世之岛上完成的。走向古埃及最大的一座创世之岛，数千年上下相通的感觉立刻从心底里油然而生。进去是有名的“公羊大道”，即神路。神路是连接神庙与神庙的神行之路，神与神的互相拜会就是通过神路完成的。可以想象，数千年前，当祭司的队伍浩浩荡荡从一座神庙中出现，神前的仪仗，神后的队伍，沿着两侧都是公羊神像的道路前行，一路夹道欢呼的百姓，这样的景象该是怎样的壮观神圣！

走进塔门，是卡尔纳克神庙的第一院落。左侧的三个神室，右侧的拉美西斯三世之庙，中间的巨大石柱，与之对称而立的巨大雕像，一切都是那么熟悉。第一院落的左侧是在卡尔纳克神庙上过厕所的人都熟悉的北门，我们就穿过这个门从神庙的外侧沿墙向东而行。塞提一世驾战车打击敌人的浮雕就在身旁掠过，无暇细看，因为目的地就在不远的前方。

再向前走到达多柱厅的北外墙，一条沙土路通向远处。尽头是很高的泥砖墙，我知道，泥砖墙的这一头是法国人正在做的考古项目，普塔赫神庙的挖掘整理修复。墙的另一面就是我们考古之地——孟图神庙建筑群了。泥砖墙将包括普塔赫神在内的阿蒙-拉神神庙区与孟图神庙区分割开来，进入孟图神庙区需要穿过泥砖墙上的一个木门。木门前面一株老树还在那里屹立，三年前在多柱厅考古的时候曾带着与我一起来考古的学生观看普塔赫神庙，就在这株无花果树下，让学生与这里负责看管的埃及人合影。今天又来到这里，无花果老树仍在，木门就在前面，走过去就是我要考察工作的地方了。

孟图神庙在我过去的想象中不过是卡尔纳克神庙群中的一个小部分，过来发现，这个小部分实在并不那么小。四周用泥砖墙围拢起来的区域恐怕足有四个足球场大小，面向阿蒙-拉神神庙区域就有七个门，各自通向什么院落或者什么神殿早已无人知晓，但仅凭这七个门的遗存，就足以让人想象其当初神庙建筑群的结构复杂程度。神庙群中间自然是最为恢弘的部分，残基仍在。南北纵轴一线贯通，最北面高高矗立着门楼，似乎用不肯倒下的坚强



四排残石断柱

仔细阅读这些石头上的文字，发现 9 个王名圈

告诉后人孟图神庙当年的高度。左侧是一处坍塌了的庙室，从残留部分可见其整个结构应为泥砖与石头混合而建的殿堂。左侧近处是搜罗来的石头，整齐地摆成四排，应该是几十年前法国人考古的结果。

头一天上工，高伟带着我把整个神庙区转了一圈，介绍了工作进展及法国人当年考古的成果。接下来要做的是两件事：搜寻王名圈，以推测神庙历史；细拍那四排残垣断石，以确定其归属并看看哪些残石可以拼合起来。相隔不远，可泥砖墙这面的工作环境竟与墙那边卡尔纳克神庙多柱厅相差甚远。三年前的工作在多柱厅，干净舒适遮风挡雨（如果有雨的话）。有 129 根巨柱遮蔽，太阳再毒都有阴凉护佑。因此，一个考古季下来并没有晒黑多少。这次不一样了，没有一棵树，没有遮蔽处，逃不出太阳的亲吻。虽然有工棚，但要工作，就一无遮蔽。更有趣的是这儿的地面都是很厚的浮土，很快就分不清各位都是穿着什么颜色的鞋了，这才是考古的真实面貌。

一天工作，上蹿下跳的，有些累。回程走的是阿蒙-拉神神庙多柱厅的北门，熟悉的南北轴线，每一根柱子都整理过其上的铭文与浮雕。与东西轴线相交处向出口处右转，照例是早上来时的小门，照例是跟守卫的警察打招呼：Mae alsalama!（再见！）

回到住处，第一件事本应

洗澡，可是屋子里面太冷，鼓了好几鼓勇气，还是只洗了把脸就上桌吃饭了。也确实饿了。埃及厨师做得还算丰盛，有面有肉（牛肉），埃及的百姓应该不会每天都能吃到。虽不及国内的大餐，在埃及就算是上流社会的饮食了。饭后移师另一厅，打开电脑整理一天的照片，直到此时才发现，照相机读卡器没有带来，电脑亦无法读取移动硬盘。愚蠢啊，你的名字叫健忘！

2019 年 1 月 13 日 星期日

今早照例两点半钟就醒了，倒不是时差没有倒过来，过去数次出国似乎对于时差没有那么敏感，从来没有人们常常抱怨的一周都倒不过来的感觉，而是上床太早的缘故。躲避寒冷，早进被窝。不进被窝又能怎么样，除了读读带来的闲书，照片整理不了，移动硬盘读取不了，什么都干不成，原因都出在换电脑上。本学期为中山大学历史学（珠海）讲两个月的课，恰巧这一年事情又多，各地讲座十几场，外加意大利都灵博物馆与国内五省博物院联合的古埃及文物展，都被聘为学术顾问，开幕式、公共讲座是少不了的。外加安徽博物馆与宁波博物馆展出的意大利佛罗伦萨借展古埃及藏品应邀前往，更有应邀去英国访问，飞得我晕头转向。俗话说远道无轻载，越来越觉得背着的笔记本电脑

太大太沉。于是决定这次来埃及不带那个新的笔记本电脑，而是把十几年前用的旧本子拿出来重新装了个系统便带来了。没经测试，结果装满我所有工作所需材料的新的移动硬盘无法连接到这个旧电脑上，尴尬了。

早饭照例是“贾大厨”作品，很是可口。回想昨天第一天上工，一天吃了四顿饭。早上我们五个人自己的早餐吃完上工，上午十点钟，埃及人的早餐。大家围站在工棚的桌子周围，抓着埃及最大众的阿依士（一种烤出来的类似中国春饼的饼），蘸着埃及的各种豆酱与看着像我们的大豆腐一样的奶酪，又吃一顿。埃及的饮食虽不

及国内的好吃和丰富，但也还算适应。除了奶酪、豆酱，还有一种油炸的素丸子，阿拉伯语叫姐酶娅，这也是我喜欢吃的一种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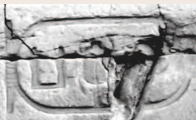
昨天拍了那四排摆放整齐的残石断柱，拍得比较细。本想晚上整理，却不料电脑不给力。今天再到这四排残石断柱这儿来，细查上边刻有的文字与浮雕，发现该遗址的修建历史至少持续一千多年之久。这些石头残片不属于同一个时代，也不属于同一期的神庙建筑。因残破严重，几乎没有一块石头是可以和另一块拼起来的，文字就更是残破，除一些短语尚可读出，几乎没有一个完整句子。但是，只要在这些文字中能够找到法老的王名圈，断代就是个简单的问题了。仔细阅读这些石头上的文字，发现 9 个王名圈。分别为阿蒙霍太普二世、阿蒙霍泰普三世、塞提一世、拉美西斯六世及五个托勒密王朝法老的王名圈。阿蒙霍泰普一世是第十八王朝的第二位法老，公元前一千五百多年在位，而托勒密王朝无论哪位国王都在公元前三百年之后。仅凭这四排残石断柱就可以判断，该神庙区的修建至少持续了接近一千五百年。真难想象，三千年前的这里每天都发生着什么。这些残石断柱与最北面高高的门楼之间有一处洼地，旁边一个土丘。这个洼地应该是孟图神庙的圣湖了。圣湖的水来自尼罗河，所以应该有暗渠相连。湖水供这里的神祇每天洗漱及祭司们洒扫庭院之用，此外，僧侣们的生活用水也全靠圣湖提供。现在这个凄凉之地，过去曾经是多么烟火旺盛，庄严神圣，生机勃勃！

这片残石断柱拍完了，待以后细细研读。吃过埃及的早饭（第二顿饭）后，移师孟图神

(下转 5 版) ➡



神庙主庙前门廊



王名：赫坡瑞卡拉



王名：内克塔内布